

季 美 林 自 选 集

(图)(文)(版)

季 美 林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天 竺 心 影

季 美 林

季
羨
林
自
選
集

天
竺
心
影

(图)
(文)
(版)

季羨林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竺心影 / 季羡林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8
(季羡林自选集 : 图文版)
ISBN 978-7-5135-6603-2

I. ①天… II. ①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329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王琳
责任编辑 李彩霞 吴晓静
装帧设计 孙莉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6603-2
定价 49.0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66030001



1978年，作者在印度加尔各答



1978年，作者访问印度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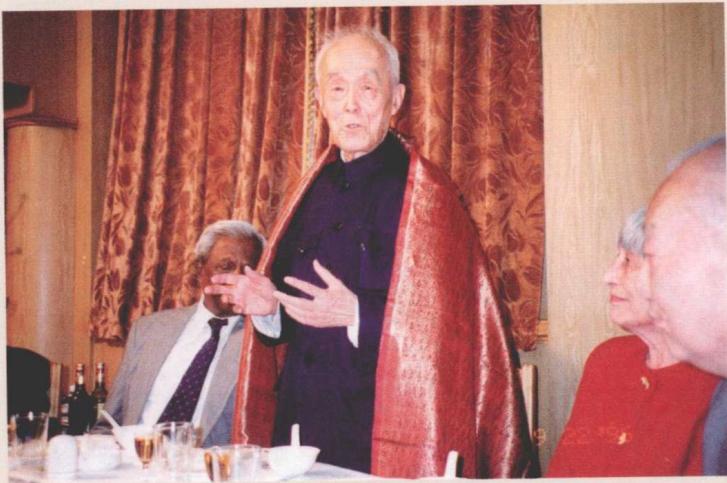
1978年，作者访问印度时留影



1985年，作者在印度与尼赫鲁大学教授谭中在一起



1995年，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成立三十周年，
作者在庆祝大会上发言



1996年9月，韩素音把华丽的印度披肩赠送给作者

出版说明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翻译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专家，作家，在佛经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众多领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数几位被誉为“学术大师”的学者之一。

2007年，我社取得了出版《季羡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授权。在季老的亲自指导下，2008年开始正式启动《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2009年7月11日，就在《全集》前六卷即将付梓之时，我社惊闻季老仙逝的消息。就在两个月前，我社于春迟社长还前往北京301医院拜访季老，专门汇报《全集》的出版进展。为告慰季老的在天之灵，我社在2009年年底前推出了《全集》前十二卷。我们将遵循季老生前的谆谆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做好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工作，努力做好《全集》余下的编辑出版任务。

同季老的学术成就相比，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很容易被忽略。其实，季老的文学创作一直伴随着他的学问，是他学问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季老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文笔清新、平实又

饱含深情。所以《全集》在分类时，把散文排在前面。《全集》出版后，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希望出版社把季老的散文（包括回忆录和部分序跋等）编辑成普通读者方便阅读的单行本。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并征得季老的儿子季承的同意，我们把季老所有的散文类作品单行本汇集成册，编选了这套“季羡林作品珍藏本”，每册命名大多取自原单行本，以保持季老作品的原貌。

本套丛书共分九册——

《我的小学和中学》，是作者对自己小学和中学生活的回忆，2002年在《文史哲》杂志发表时，被分为两篇，分别冠名为《我的小学和中学》与《我的高中》，现合为一篇，恢复原貌。另加《故乡行》一文，是作者2001年回故乡临清所作。

《清华园日记》，是作者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曾分别出版过影印本与排印本（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本册以排印本为底本，注释为作者的学生高鸿所加。

《留德十年》，记述了作者1935年至1945年赴德求学的经历，原有若干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行世，这次则依据东方出版社1992年初版排定。另加《二战心影》一文，亦为作者对留德岁月的回忆。

《因梦集》，包括《因梦集》和《小山集》两个集子。20世纪30年代，作者曾应约准备编一本散文集，命题《因梦集》，因故未果。后来作者特意将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纂为一集，仍以“因梦”冠名。《小山集》收录作者从1991年至1994年所写的散文。

《天竺心影》，包括《天竺心影》和《万泉集》两个集子。《天竺心影》是作者正式印行的第一部散文集，1980年9月由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作者 1978 年第三次访问印度后所写的见闻。《万泉集》最早编于 1987 年 12 月，收作者 1986 年、1987 年所写散文，因故未能出版，作者后又增补了若干新写散文，于 1991 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牛棚杂忆》，是作者亲历“文化大革命”的纪实文章，本次所收以排印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年）为底本，核以手稿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朗润集》，包括《朗润集》和《燕南集》两个集子。《朗润集》1981 年 3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部分散文。《燕南集》收《朗润集》出版后至 1985 年写的散文。有几篇是《朗润集》出版前写的，因为没有入过集，也补收在《燕南集》中。

《新生集》，曾以《病榻杂记》为书名出版，收录作者自 2001 年特别是自 2003 年住院后撰写的多篇文章。书中有他的人生各阶段的回忆录，也有一些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

《集外集》，包括《千禧文存》和《新纪元文存》两个集子。原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在 2000 年和 2001 年所写的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以外的散文、杂文和序跋。

在丛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各单行本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11 日

目录

天竺心影

- | | |
|-----|------------------|
| 001 | 楔子 |
| 004 | 初抵德里 |
| 009 | 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 |
| 018 |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
| 024 | 难忘的一家人 |
| 029 | 孟买，历史的见证 |
| 035 | 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 |
| 040 | 佛教圣迹巡礼 |
| 052 | 回到历史中去 |
| 058 | 深夜来访的客人 |
| 064 | 海德拉巴 |
| 071 | 天雨曼陀罗
——记加尔各答 |
| 077 | 国际大学 |
| 081 | 别印度 |

万泉集

- | | |
|-----|------------------------|
| 088 | 自序 |
| 091 | 自序续 |
| 092 |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悼念朱光潜先生 |
| 098 | 我和外国文学 |
| 107 | 槐花 |
| 109 | 我的童年 |
| 119 | 日本人之心 |
| 129 |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
| 138 |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
| 141 | 游石钟山记 |
| 143 | 登庐山 |
| 147 | 尼泊尔随笔 |
| 183 | 1987年元旦试笔 |
| 184 | 遥远的怀念 |
| 193 | 怀念西府海棠 |
| 197 | 怀念衍梁 |
| 201 | 法门寺 |
| 206 | 悼念曹老 |
| 210 |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
| 215 | 重返哥廷根 |
| 223 | 梦萦未名湖 |
| 228 | 我与百花 |

230	悼念姜椿芳同志
233	回忆梁实秋先生
236	虎门炮台
239	北京忆旧
243	梦萦水木清华
246	晨趣
248	悼念沈从文先生
254	室伏佑厚先生一家
260	寿寿彝
262	我爱北京
266	回忆雨僧先生
269	怀念丁声树同志
270	月是故乡明
273	忆念胡也频先生
278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282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289	神奇的丝瓜
292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299	八十述怀

天竺心影

楔 子

我走在罗湖桥上。

这是一座非常普普通通的桥，如果它坐落在其他地方，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不会令人感到它的存在。何况我走过这座桥，至少已经有三四次了。因此，当我踏上桥头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平静的，平静得有如古井静水，没有任何涟漪。

然而，却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猛然一抬头，看到十几米以外，对面桥头上站着一位解放军，草绿色的军帽，草绿色的军衣，整洁朴素，雍容大方，同国内天天见到的成千上万的解放军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而且就在一个月以前我还是天天看到他们的，当时，对他们简直可说是视若无睹。然而，此时此地，军帽上那一颗红星，领子上那两块红色领章，却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赫然像一团烈火，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

了我的心。我心里猛然一震动，泪水立刻夺眶而出：我最可爱的祖国，我又踏上你的土地了，又走到你的怀抱里来了。我很想俯下身去，吻一吻祖国的土地；但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仍然走上前去。

更令我吃惊的是，在这无比快乐的心潮中，却有一点淡淡的哀愁在。这是什么原因呢？刚分手不久的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声容笑貌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回荡在我的耳边。其中有老人，也有青年；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大学生，也有大学教授；有政府官员，也有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印中友好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喊声我又仿佛能够听到；那种充满了热情的眼神，我又仿佛能够感到；那一双双热乎乎的手，我又仿佛能够握到；老教授朗诵自己作的欢迎诗的声音，年轻的男女大学生致欢迎词的清脆的声音，我又仿佛能够听到，万人大会上人群像汹涌的大海的情景，我又仿佛能够看到。我的脖子上又仿佛感到沉重起来，成串的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棕色的花环仿佛又套上我的脖子，花香直刺我的嗅官。

这一切都是说不完道不完的。

然而现在哪里去了呢？

中国古诗上说：“马后桃花马前雪，教我哪得不回头？”我想改一下：“桥前祖国桥后印，教我前后两为难。”杜甫的诗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也想改一下：“今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印度对我已经有点茫茫了。